

正而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只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爲，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充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衰駘、闔跂、支離、無脛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求合，則一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

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有無爲也。人之所爲者，

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景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景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上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惑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持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入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入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

人不蓬蒙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

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

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

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

為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

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遇寡不雜

或不莫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致

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

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逆而物亦

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

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

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

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其

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

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

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喘

言若哇其喘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通於氣也根不可以

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

能歸根而靜也眾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登

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愈久氣之出

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慾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志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忘之忘而得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

然者其心志其容假其頰頰然似秋燠然

似春暄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祖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儻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儻然而來

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

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忘其始

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慙故曰受而喜

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

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

益其真所以真其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

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

貌既然而無動也其頰頰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
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
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顛顛然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
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夫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
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
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
也若狐借申徒狄之數于者不能喪我而
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
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
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役適人之道
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嗇乎其不已乎滿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僥乎其言也以刑
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
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
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
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
履得其道則不行而所謂以禮為翼也
知者知也知不疑滯則與世推移所謂
以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身見
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死
生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道無終終而我履而不息故
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
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
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
升上故曰以德為循也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
謂之力行也故曰真人以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
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
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
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
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為之應而心寔
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者此
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宋 王 元 澤

澤

傳

惡至

大宗師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澤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為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避是恒物之

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避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避而皆存

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